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二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三

明 吳寛 撰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燕山張著以此圖為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于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得展閱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

朱公云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布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絶句

全卿侍御得此卷示予予初閱之以為山谷書不知其出于滄浪翁也蓋翁晚寓蘇州其手蹟絶少雖予蘇人亦未嘗見其書也山谷與翁生同時蓋嘗師之故其書相類後特加工耳然翁之妙處未可輕論所謂惟觀其深者知之

題倪雲林畫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罹于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于亂定之後乃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崑山周寅之作八哀詩蓋擬杜子美以哀其鄉八賢者

也八賢中予所識者憲副張公侍郎葉公及朱評事三人若憲使王公今秀水教諭成憲之祖予嘗表其墓者而盧太守殷教諭及孫刑部亦素聞其文行氣節者也所不知者吕沁水而已然列于諸公之間其為人亦不待論矣即此可見崑山之多賢而況或有所遺乎予于寅之亦未之識成憲攜其詩來示并得其自序讀之知其向慕之高已超乎流俗豈特取其詞而已哉

跋楊文貞公并楊晞顔尚書遺墨後

寛幼則聞兩楊先生寓武昌時所與共貧賤之事今觀
文貞公手帖益信所傳之不妄若晞顔尚書則詩文數
首亦出手書藹然有德者之言也噫世豈有文行若兩
先生而長貧賤者乎玉女于成是豈虛語吾黨安居厚
奉而嬉游不學其終為常人也宜哉寛生也後不及識
文貞公昔居鄉里猶幸遇尚書于道時尚總角尚書年
已八十餘猶下馬與揖其謙厚如此卷首有小象故獨
知其似閲之不覺竦然起敬也吾鄉湯原静舊藏此今

傳其子曰忠忠以太學生游京師重其先人遺物出入必偕非但名賢詞翰可重而已

跋唐賢夜宴圖

唐賢夜宴不見載記畫者特意當時必有其事想象為之耳此固不必深論獨太宗方在秦邸羅致人物極一時之盛至于王魏楚材後來復収用之其終成貞觀之治宜哉論者獨以敬宗何人亦從房杜之列夫開館置屬始皆以文學進彼能為帝丘之對者徒以該博見取

耳唐史序十八人者特殿其名意亦有在吾固有感乎世以文學進者不能皆賢其利口辨給能免乎邦家之禍也耶此卷為翰林編修黄子敬所藏予敬志識甚正其亦有感于兹乎

跋徐仲山紀行詩

使勞事也古詩有豈不懷歸之語蓋使臣之意而其君能道之如此至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直形于言矣仲山武選有冊封鄭藩之行往返餘三千里有所感

遇嘿然成詩驛舍止宿輒索紙筆録之當窮冬遠行衝犯霜雪勞亦甚矣而其意和平閒靜畧無怨懟又將出于四牡北山之上也乎

跋張氏尺牘

故元時宜興張氏自鶴溪而下累世好文雅多所交游其往還尺牘散落人家克温以邑人故能聚成此卷亦愛慕前輩之意也張氏以為吳縣尹者予嘗過吳中治平寺見小屏上刻其詩一首當時為人所重如此壬子

六月九日病中無聊為書此于後

書拙脩菴記後

右拙脩菴記一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為亡弟原暉作者菴在東莊續古堂後西偏拙脩云者蓋取東坡先生和陶詩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之語也記成于原暉亡後之一年又五年而允達亦不可作矣偶檢書篋得之益增悲痛蓋原暉平日謙抑好德之心于此可見而允達篤于孝友推以及我其情亦可識也因表飾成

卷冠以二李先生題字并舊圖一紙姪奕既長知求其父遺事乃歸而俾藏之

題王荆公詩後

陳君堅遠舊嘗為予言其先艾菴先生藏王荆公墨蹟亟欲見之而不可得頃其弟明遠始持來示覽之不類公書特其詩耳其詩今在集中題曰天童山溪作蓋天童浙東勝處公為鄞令時所游行地也陳之先出宋相升之升之與公善復嘗共事後人自建寗徙鄞再徙南

京至堅明兄弟並以科第發身通守湖湘間清才雅操有光祖徳為多夫先友不作而詞語若新故鄉雖離而景物猶在是詩非秀國子孫藏之而誰耶

題米原暉還釣圖

吳淞秋晚羣漁集小舟捕魚淵中謂之起叢今觀史文鑒户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予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為一一賦之

跋米原暉寓大姚村所書三詩

大姚在吳東四望皆水而有土隆然上有佛寺據之其旁多居民隱然聚落盖江湖間一佳處也而陳氏實居其地為望族昔米元暉嘗過此手寫三詩而為沈石田所藏以玉汝大理里中故物也因以歸之自宋紹興至今幾四百年不知流傳幾家而復歸其里人真奇事也予憶舊訪玉汝宅扁舟出没巨浪間竟日始至自以其地幽僻過者殆少乃今得米氏則所以使前人姓名不遂湮没而吾無羊叔子峴山之歎者非此詩也耶

跋原暉雲山圖

玉汝既得原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庛見辟閒雲山圖題曰作于大姚妹家頠而歎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庛乃亦歸之玉汝因令其子鎡與詩蹟並藏仍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呉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其事又益奇也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先生道學之妙皆傑出于百世之下者也世之

論者謂其學不同此特因其議論之不合耳夫惟不合故各得發其所蘊而理愈明豈非後學之幸哉二先生並稱于世其遺墨乃亦聮焉朱子書與黄商伯作于提舉鴻慶宫時正韓侂胄用事故有時論日變等語若陸子書則殘缺不完莫知所與主名獨其語及晦翁者猶存寧波通守王君必充家藏二帖巳久與其弟宜都令必懋謁選都下携以相示大賢君子之書豈區區所當題識亦可謂不知量者也

跋陳閎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為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閎筆力令師之今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跋韓幹馬圖

韓幹畫馬之妙見于杜少陵之歌備矣所謂畫肉不畫骨觀于此圖尤信

跋石勒問道圖

畫譜載隋展子虔有石勒問道圖此幅殆倣之者劉後

村以為鄭夾漈家物今譙齋宮傅先生得之觀澄之禪定勅之作禮意態各極其妙自是畫家絶品正不必究其事也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柳塘水漫羣鳥翔集咫尺中似來親人晉簡文帝云會心處不在遠其言妙矣

題劉松年三生圖

右三生圖趙松雪鑒為劉松年筆其後題詠者二十人

皆近代名僧蓋亦有慕于澤者歟

跋顔魯公祭文稿

禄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為楊國忠所蔽無褒贈之典後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歴敘一門俱得蒙恩蓋公道終不可泯如此公之書疏直清勁畧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為人實似之蓋不待使李

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跋孫過庭書譜

孫過庭書譜曽為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卷今下卷巳亡上卷亦不完然得其數字亦足以見古人用筆之妙況此爛然累幅哉過庭書傳世者蓋止此當永為洑溪書堂之寶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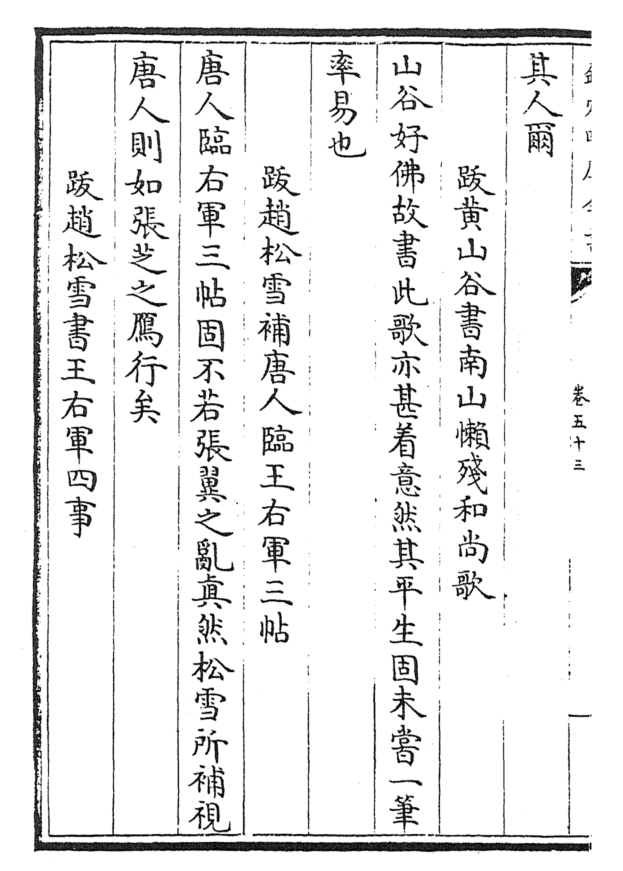
跋高閑艸書千文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

益顯蓋縑素易壞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久觀懷素自叙多援士大夫語可見開之書予特見此知書者必能鑒之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真蹟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宫傳謙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盖非特重其書重



其人爾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甚着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唐人臨右軍三帖固不若張翼之亂真然松雪所補視唐人則如張芝之鴈行矣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松雪翁平生學書以羲獻為師故喜書其事其風度盖亦類之

書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文君宗儒以名進士歷宰永嘉博平政績綦著數為巡按憲臣奏請旌異有旨竟召入時同名者多得御史君政績出同輩上顧以南京太僕丞去士大夫為不平者閧然而君談笑自如曰吾固宜爾也于是衆相與餞之有誦晉謝氏詩四句以似為宗儒今日發者乃分韻為

詩贈之既成什矣後數年宗儒稱疾歸而予以制服家居適閲舊冊歎宗儒滯于僕丞蓄其才猷不獲展布必有任其咎者固吾黨之愧也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史氏在溧陽族舊且大永樂間仲川仲和兄弟作宜樂之堂一時人多題詠而梁用之先生寔為之序後七十餘年仲和之孫户部主事文鑑求其詩不可得幸序文在梁先生集中乃録于卷而請士大夫補亡蓋文鑑之

賢而史氏為有後也予又聞文鑑云序中名當者嘗預
脩永樂大典時事竣當得太學生乃不屑就竟登進士
第仕至郡守葢其族之多賢久矣

跋顔魯公干禄字石刻

此顔魯公干禄字也按成都向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
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幅然缺平聲
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
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

缺之之多也書盛于晋頗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于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彷彿者耶

跋秦氏科第録

故舒城秦公子儀科第録三册其孫户部侍郎崇化之所藏也公以洪武巳夘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會試禮部再中遂登進士第凡試必有録公家所藏者歲久皆不存及是户部公以科第繼起游仕于外從人訪得而

謄寫之始復完具方公登第後初授興山知縣在太宗朝滿考命從給事中治事再署應天府事時仁宗監國已知其名後公既擢刑部郎中尋以事謫衛輝適洪熙改元上輔政策二十五條悉見納已而有旨召用俄卒于道知公者蓋深惜之于是侍郎公以清才雅望佐掌邦計固其賢足以自致亦先世之所鬱而未發者有以遺之歟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黄閭陳友諒來冦饒州州人胡振卿集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寇至竟死于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兵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于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為其孤節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至今殆百四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盱江何公而下尚為書其事不已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為暴白于世也乎予因憶當

時固有與其事類者葢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為首士誠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脫寅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揚椿獨挺身前向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瞑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覔其尸既得遂自經死于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蔚實為誄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葢惟無後人如員外君之賢故耳此可歎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嘗託之文辭而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

誄詞者故于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敢附書于後椿字子壽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為宋少師棟之後平生多著述蓋文士也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寬嘗閱耿氏家乘知其世序甚遠蓋自金歷元累葉仕宦雖不甚顯而未嘗棄儒為業及皇明有天下始定戶版耿氏猶以儒繫籍至科舉詔下而盧氏教諭汝明先生遂登鄉試先生有四子其季事英宗為南京刑部尚

書卒謚清惠清惠有三子其仲事憲宗及今上為吏部尚書再世甲科顯庸于時清德雅望濟美不絶而耿氏遂為海内仕宦家之冠噫盛矣于是吏部公檢諸故篋得其大父當時所給户帖及鄉試公據曰此吾家故物不可棄也飾成鉅卷而謹藏之以寛在寮末公暇出以相示夫所謂户帖國初人家有之而公據則凡預鄉試者未必無也惟夫子孫賢雖世踰十紀而斷爛故物猶相傳如新否則煌煌寶墨玉軸牙籤往往有落于他人

之家者然則此盈尺之紙豈獨考見耿氏之先而其後世之有人不于是而見乎耿氏初為鉅鹿大族後有諱昉者仕平定為宣武指揮因家馬及汝明先生官盧氏愛其風土而諸生感其德教且留居之故今又為盧氏人云

跋趙彝齋畫蘭蕙

趙彝齋為宋宗室畫名在前元雖不若松雪翁之盛然胸中自有九畹百畝幽姿秀色溢出腕指間亦無聲之

楚騷也容軒隱君積學不仕盖同宗之賢者其藏此卷固吾家舊物之可惜亦氣味相投而相好也耶

跋豳風圖

國初林子奐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于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畧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于周處于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為圖畫也

跋下蜀江山圖

此宋范寛畫下蜀江山圖也盖川峽之間戈船雲梯捷

涙仰攻旌旗若林飛鳥莫度所以模寫王全斌輩一時
武功之盛大畧可見噫劒門天險古有是言然終不可
恃而人得以取之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也歟

題白雲親墓圖

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公盃玉在永樂間
以太醫院醫士居京師悲父母早亡南望吳門輒潸然
流涕求得翰林王公汝嘉作白雲親墓圖記以自慰一
時名公卿多為之詩今八十餘年矣其曾孫鄉貢進士

汴謹藏之而以示予蓋記所稱太保公鎰時為監察御
史後長憲臺卒謚僖敏偉然為時名臣聲望在中朝功
業在西土為吳中仕宦之冠然不知太保之孝實有以
基之觀于此卷可以見矣後有著實諫議録志程太師
墓者其必有取于斯

跋林酒仙詩

酒仙名遇賢俗姓林在宋為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
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仙此卷皆其所作

詩也詩意有高絶雱蓋寒山子之流當時張即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亡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菴朱夫子亦賞之此酒仙之言所以不可廢也

跋宋仲温草書

右索靖草書勢宋仲温書蓋得其妙而無愧于靖者也今人或肆妄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真蹟耳

跋原巳松軒賦

予嘗見原巳製此賦自以為未及古作者不即持出其

愼重盖如此夫今之文士才豪者固有之若詳密典重
如原巳者吾未多見也

家藏集卷五十三

家藏集卷五十四

明　吳寛　撰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真草千文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為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為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待他人言哉此卷初為臨海禁吏仲悳仲之物今文太僕宗儒得之太

僕之子髴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

予過西山道經王氏主人叔儀出楊眉菴春懷八詠示客蓋眉菴與叔儀之先世曰允原在國初同官并州書以遺之者也其詳見郡人馮之嚴序文于是歎允原之後有人雖區區故物猶保守不墜而先世因以考見于斯則此紙有益于王氏且多豈可以吟弄風月之蹟少哉

題鍾繇真蹟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見焦季直表又見其為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蹟之存于世者僅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

跋大石聯句後

予與故李少卿諸公夜宿西山雲泉菴為大石聯句偶寄一時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

韜持以來見為之愧歎韜云自公留題後菴名盛傳于時雨游者不絶惟韜亦為士大夫所禮噫韜言過矣大石呉中奇物也安能終晦使米南宫在且將束帶拜之若之見禮于人乃石之所波及也予安能為若輕重哉韜請書其語于後遂書之

跋滕用衡貞符頌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初一新鴻業文物煥然四方以祥瑞來奏者不絶一時臣工頌聲交作所以述朝

廷之盛以傳播天下而聳動之也此則翰林待詔吳人
滕用衡所獻貞符之詩三篇首騶虞次神龜次河清每
篇八章章四句乃其手寫副本而正書篆隷皆具盖用
衡以能書薦起篆隷尤其所長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
見也然吳中人特知其能書而已向非此卷其多藝之
美幾没之矣予友文太僕宗儒藏此使其子辟持以相
示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皐
之徒勃然而起于是麟馬寶鼎芝艸之類颯颯乎形于

歌詠千載之下乃復見于皇朝嗚呼其盛矣哉

題鄭氏所藏文移

元政既非羣雄角逐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削平羣雄以寧禍亂若浙東數郡先入版圖于是李曹公以王室懿親尚冒國姓特授同僉樞密院分守其地當是時兵戈擾攘日惟攻伐之不暇而詔書下播即以表揚孝義為先務蓋與武王式閭封墓之事同也此二紙為浦江義門鄭氏蠲免徭役文移下之郡縣者其族長允敬藏之

甚謹使其諸孫總奉以見示夫蠲免之典所以旌異鄭氏自宋元已然文移蓋嘗及之然天下多事廢政已多于此獨能舉而行之又與武王政由舊之事同也百三十年來有司遵奉朝廷之美意所以待乎鄭氏者愈久不替使其族人得于承平之世粒食安居以享先世義聚之利可不知所感激乎苟知之其亦益務為義以圖報于下而已矣敬觀之餘為書其後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宋刑部侍郎司馬公伋出温國文正公後此其遇郊祀恩獲贈其父禎誥也其裔孫福建副使垔保藏不失使其子公韡持以示寛寛聞宋之南遷公實從行越之有司馬氏自公始蓋四百年于此而此誥與其子孫並存固温國之德厚亦公有以保其族而延其嗣也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翁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輙談鬼怪之事以動之事窮或凑合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閶門陸汝

罷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艸木禽獸果蓏蔬菜無所不備然汝罷淳實人也于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天順八年有詔天下凡致仕官廉貧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五石以資養贍葢曠世之恩典也今貴州按察副使陳君粹之自弘治初即退居于蘇太守史侯以

君為人適與詔旨合特上其事于巡按御史吴君報使舉行此其當時文移于是朝廷之厚恩有司之美意具于尺紙之間其事甚盛傳之陳氏子孫則前人之清節雖百世之遠因以見之然予竊有感歎者蓋君初自臬司歸考其年法不應致仕夫不使之食禄于官顧使之給米于家將必有任其咎者矣

跋華栖碧手帖

此無錫華栖碧先生與吾鄉陳叔方先生手帖也叔方

名植號慎獨在元季與栖碧俱以隱節文藝相契合故敘其過從之情然其意特在旌表事盖栖碧有母陳氏守節欲援例舉行耳此帖百餘年流落人家其七世孫蒙購得之故家文獻此又其足徵者乎

跋尤牧菴遺墨

右尤牧菴先生雜詩文并簡札共一冊先生生元末仕于國初為胡廣布政司經歷少則師事陳敬初内史妙于詞翰而文名在吳中尚晦非其子孫之賢保護此冊

傳之至今安能使人知其名哉先生之曾孫曰公厚以鉛山知縣致仕家居使其子樾持此相示歎吳中前輩文學如先生者亦幾失之則無遺蹟可考者失之多矣此又可見鄉邦文士之盛也

跋楊文貞公與尤參議詩札

故江西參議尤公從其父牧菴先生宦游武昌時適廬陵楊文貞公流寓其地相好甚厚也及文貞既貴而尤公亦從鄉校起為部官至佐藩省所得文貞手墨最多

其存者僅止此耳夫二公以貧賤之交相輔以道義相資以文學自少壯至于白首交好不改視今世反覆小人何如哉展觀之餘為之敬歎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當宋被金虜之追士大夫多死于難者此則龍游徐徽言之死而人哀之之詩也其後又有呉正傳先生跋語益可寶重徽言在南渡後賜謚忠壯其死事載宋史忠義傳未暇考也

題倪雲林詩

雲林徵君以雅潔為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藏弆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鼫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者其裔孫元皦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右溧陽史氏家藏公劄八紙其一曰修者宋建炎初轉

保義郎所給其七曰仁遂文德仁壽元至元間充安撫司提領及權縣尹與隨軍議事所給也史之先當漢世祖中興有曰崇者佐命有功封于溧陽既卒廟食其地至今千五百年子孫散居邑中不可勝數其出而仕者既皆見于譜牒此特近代公劄之僅存者及入國朝益以科第發身予所知者戶部主事學進士後二人後觀政戶部以公事過吳中持此八紙見示竊歎漢之功臣如鄧禹之不妄殺子孫雖顯于當時然今亦無聞焉崇

之功固不若禹之盛必其有德于人者不淺不然何其嗣續之繁仕宦之多至于久而不絶哉故因題此以推本其先世俾史氏子孫無忘其祖德而益紹之云

題陳僖敏公印象

故少保僖敏陳公在正統景泰間以都憲巡撫陜西恵政甚著西人感之稱為黑鬍爺爺至刻印其象家事之飲食必祝盖予少聞其事如此有傳其象至呉中者公之姪孫貢士汴得之以示予始信其然感歎不已為題

其下以識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志銘

元故將仕鄒公墓志銘實趙集賢子昂撰又其親書于石者也聞之此石嘗沉于水後始出之復樹于墓固將仕之潛德當顯亦集賢之書不可泯沒耳將仕裔孫永章重其家故物以搨本見示蓋鄒氏文獻有足徵者其在于此集賢平日石刻甚多然為人書碑碣亦少非將仕為人之賢何以得之

跋錢氏所藏羣公手簡

錢氏以小兒醫稱于吳中久矣往時伯常先生被召入太醫院典御藥其術既數有驗遂授御醫進院判當其退自内直士大夫迎治嬰孺疾者戶外僕馬不絕先生不間遠近皆赴往往入夜始歸此卷皆當時所與手帖也自劉文安公而下凡數十紙大率言醫事者此可以觀錢氏之醫也于是先生下世幾二十年其子汝礪親傳術業益妙保守此卷不敢失墜他日踵門見示為書

其後以識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右范文正公為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真蹟道服之制不可考許公為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為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贊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勠力以抗之

相得甚深盖以道義事功為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于文正尺牘中寛嘗閲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真蹟哉然二帖不藏于尹氏復歸于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

跋范忠宣公誥

在宋父子顯于朝者稱韓吕二家然豈若范氏之盛哉此誥乃忠宣公拜僕射時所受其詞又出蘇次公足以達爰立之意圖吉主奉出示敬書其後

跋范氏所藏唐誥

文正公云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吾今觀柱國隋此誥在唐咸通二年所受至文正公時蓋二百年矣其本原深厚如此後復四百六十餘年而此誥藏于范氏無恙文獻足徵豈特有國者為然哉

書俞烈婦事

吳學生顧春以好學成疾疾亟與其父惟寅決別其妻俞氏悲痛誓不二志及春未死以指抉其目睛不得脫

則引刀刺之其姑適見之急奪其刀而一目已傷無所見也春既死縣令鄭君聞而嘉之遣人遺之布粟以慰之文宗儒太僕俞之舅氏也悲春早世賦詩哀之因以著俞氏之節俞氏之父濟伯和之士林爭和之盖人心之不能自已者也今之制婦人前三十歲守節至後五十始獲旌表以其志久而不渝其節乃堅故也如俞氏之節以死自誓顧未可死耳當其勇決于頃刻之時已有百年之志彼渝與堅豈足為俞氏論哉俞氏有二男

女纔數歲遺腹一男亦數月矣因覽是卷為書此于首
人心之不能自已予獨不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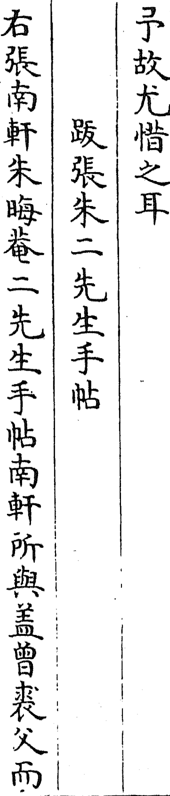
題雪洲卷後

江陰夏叔度先生自號雪洲隱居田里行義好文所與
交皆一時名士予所知者若倪雲林王光菴輩是也其
生當國初用重典之日雲林光菴皆為自全之計而雪
洲處之自若亦以壽終今其子孫益久而盛江南人所
稱習禮夏氏也予方壯上其玄孫從壽以都水主事分

司徐州持雪洲卷求題卷中有說有詩有賦而篆其首者為翰林待詔滕用衡圖之者為中書舍人王孟端也二公亦所謂一時名士而與雪洲交者也都水以先世遺墨甚多後悉散失以所藏僅此為恨然後人能繼儒業且登甲科官郎署有光于先世已多豈以遺墨為哉顧其孝思惓惓在此其亦益訪求之乎何時得盡覽之耶

跋甲秀堂帖

此甲秀堂帖也舊刻于廬山陳氏內有周石鼓文譜秦泰山詔譜并權銘量銘漢鄧隲討羌竹簡晴煬帝序曾子建帖晉王右軍荀侯帖唐歐陽率更顏魯公倣右軍帖魯公祭稿懷素帖李太白醉稿白文公詩宋司馬文正公銘蘇東坡手簡黃山谷詩諸刻予少時藏此一日劉廷美僉憲過予家見之借去後劉公没從其家索之不可得蓋其三子異居裂而分之矣弘治丙辰予居家三子始各持還仍合于一其刻舊亦不完而石亡且久



予故尤惜之耳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右張南軒朱晦菴二先生手帖南軒所與蓋曾裘父而晦菴所稱曾君恐亦裘父耳二先生生同時學同道其筆翰在天下後世人皆重之亦以類相從也固宜義烏王氏藏此已久亡友允達舊嘗示予今傳其子俯俯尚謹藏之哉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右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著也議者以其間頗有臧否之論其子孫固在不當傳出于是公之子始秘之則已為湖廣刻木而都下家有之矣顧其本模寫無法提行過多讀者厭之近世紀載家幾絕幸文莊為此足以考見時事因錄本稍便觀覽不忍棄去惟多譌字雖加校正不能免耳

跋李氏宋敕

右宋吏部侍郎李公琳為左朝請郎大夫台州崇道觀

時轉于朝奉大夫敕一道蓋以年勞受也又敕一道則公自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以病謝事特授左中大夫今致仕而去者噫宋之待士于是為至矣公既沒孫柯復以遺表恩澤授官其告身具在有足徵者公之十一世孫庶字舜明業儒不仕為無錫士林之望保藏故物歲久益謹蓋四百餘年而書種不斷可謂難得者也

題奐兒所藏王守溪詩墨後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黃山谷謂

陶氏諸子豈真不好紙筆者淵明特戲言耳與兒得王守溪學士詩墨飾為卷藏之惟謹噫與兒豈真好紙筆者耶戊午季冬二十一日承天門聽恩詔還喜而識之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漢鬱林太守吳郡陸公績故居在郡城婁門内即今寶光寺是也寺興廢不可考國朝永樂間重建學士盧陵曾公從任持大響之請為紀其事碑既刻而燬往歲予家居今住持文奎檢篋中得真蹟見示則出程中書南

雲隷書固無恙也予以陸公清節既可崇重而其文其書亦不可泯没者奎公欣然買石遂復刻之乃以書來仍請書其故于後夫吳之佛寺無慮數百區往往富貴之人求福田利益捨宅為之未有出于前賢故居如寶先者如記中謂陸公亦有捨宅之説豈公没後子孫為之耶否則吳人慕其德相與尸而祝之于此以成之耶奎公以謹慤為衆推主兹寺方務脩葺豈惟闡佛之教亦惟慕公之德而為此舉其為人亦可嘉已初公自海

外歸以巨石壓舟後寺稍徙而西石委弃民家殆百餘年今移置城中察院之側名之曰廌石因併書于此使後人有所考云弘治十二年七月四日

跋葉文莊公手簡

故浙江參政崑山陸君文量端雅好學尤善吏事最為葉文莊公知愛非特鄉里之故而已右手簡十紙乃公平日遺文量者其子伸藏之甚謹頃來試禮部畢奉以示予噫今仕宦之孫于先世遺墨委棄塵埃中往往用

以褁物拭案畧不知惜予所見者亦多覩于此其為人之賢否何如耶四月五日

恭題院使王玉被賜藥方後

欽惟皇上當聖政之暇游心文藝嘗徧閱聖祖太宗文皇命儒臣所脩永樂大典擇醫方之良者以太醫院使臣王玉精于其術親御翰墨特俾左右持賜之玉既拜受不勝榮幸裝潢成冊將傳之子孫永為家寳以臣寛在侍從之列謹奉以示期以蕪詞表揚寵遇之萬一臣

寬仰而歎曰仁哉聖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蓋仁之為道愛人而已矣愛人者視天下之人癢痾疾痛皆切于身惟欲去其所苦以並生于世焉耳故世之為術者亦多惟醫稱為仁術其良方載之大典實多顧大典為書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而見其分門別類包羅古今無所不備皇上不以他所載者書而獨書乎此以為醫家之賜豈非欲廣仁術于天下而欲人皆

躋于壽域以並生于世也歟臣寬愚昧寡學竊窺聖心之所在謹識于後豈特表揚王之寵遇而已若夫宸翰珠圓玉潔動合規矩深得天縱之妙此又不暇賛述者玉被賜在弘治丁巳八月後二年己未六月十二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吳寛拜手稽首謹識

恭題醫士陳寵被賜藥方後

太醫院之設其下有醫士常數百人而得入御藥房供事者纔數人而已蓋居禁中典御藥必其人藝術精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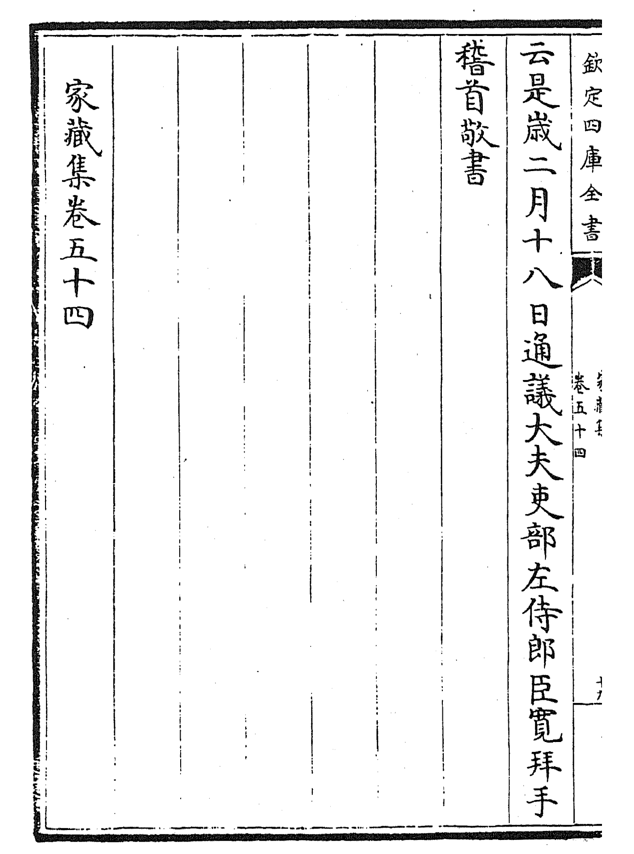
性行醇謹者始預冠帶醫士臣陳寵既在選中乃弘治
巳未五月皇上出用藥二奇方識以御寶而賜之此又
數人者之所少有而寵之所獨得者也寵感激無巳飾
為巨卷奉以見示惟寵之先專門小兒醫擅名吳中者
累世矣至其父公賢始獲召用于朝後任御醫秩滿愬
以老疾請蒙擢院判致仕還家寵早承醫業深得其妙
旦暮出入小心恭謹皇上念其勤勞錄其功績又重其
世醫之子乃有此賜是雖出于特恩而非有所私于寵

也寵于二方既珍藏之以圖報榮遇之不偶其亦廣傳之以推播恩澤于無窮云

恭題尚書屠公被賜朝覲官敕文後

弘治十二年天下藩臬及郡縣長吏下至裔夷胥史例朝于京師乃正月朔旦天子御奉天殿受朝畢明日諸司咸集吏部太子太傅臣瀟侍郎臣寬臣民悦偕都察院大臣公行考察而黜其不職者什一二皆所以遵奉舊章也已而其人得不黜者刑官若臺諫復露章劾奏

天子以既去其泰甚悉宥使圖後効比其還任仍賜之
敕以戒諭之其人既皆拜受而臣滽等三人人亦被賜
一通焉蓋凡敕詞所以為戒諭者諄切簡要其人遵行
即良違即否居銓曹者他日特執此明試而省成耳大
哉王言治道攸繫如臣至愚亦知所以從事矣于是臣
滽以璽書當謹藏綴以素楮俾識其由臣寔幸從銓曹
後獲躬逢其盛顧所被賜者亦爛然在室時出而拜觀
之尚相與欽承于下以無忘天子惓惓進賢圖治之意



云是歲二月十八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寛拜手稽首敬書

家藏集卷五十四

家藏集卷五十五

明　吳寬　撰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南園俞氏在蘇學之西予少數過之主人嗣之輒出其家遺墨欵各時嗣之甚貧已斥賣供衣食貴久之吳下人家多得之此冊則其先墓志銘傳并雜文及錄本而進士都元敬所得者元敬重儒家故物裝飾保藏可謂

託得其人矣惟俞氏自宋以來仕不甚顯至石澗先生益著書樂道再世為立菴先生開門授徒尤有學行國初嘗為都昌令予嘗聞嗣之言先祖以憂制還惟一敝篋家人啓之得布褁物甚重意其俸貲也視之乃官上一斫柴斧耳其清操如此故其所遺圖書之外絕無他物子孫貧乏亦其勢然往歲予再經南園則其居已屬他姓悉犂為菜圃矣嗣之有子曰元育無妻子且入存卹院嗚呼世儒之家乃至此哉斯理之不可曉者因覽

此冊聊書之以識感歎

題解學士墨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為首此冊真行草小楷皆具而紙墨並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為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為吾鄉薛朝英得之朝英保愛甚其亦識公之意者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予昔過凌鴻臚季行為書此卷季行既没無子書畫散

失後二十年有持此卷過市中求售者東卷𣅜惟立見而購之葢惟立為童子時嘗師事李行今六十年矣猶念其師故物藏弆惟謹其意可謂厚矣以予手書持來相示予憶過季行時季行出家釀飲予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故握筆狂放不復成字覽之可笑又憶是日陳玉汝周原已皆在從旁助勢不覺滿卷今玉汝僉都南臺原已下世亦久而予且老巋然尚存是可慨也季行諱遠號近菴海虞人清懶窩則寓居都下之軒名也

恭題累朝恩命錄後

吏部左侍郎林公輯其家自正統以來五十餘年所受
敕六誥十一總為一編名累朝恩命錄以寘辱有契義
奉刻本見示俾題其後惟林為閩中著姓歷世既遠族
屬滋盛其尤盛者則莫若公之派也盖聞其先數世以
長厚之德洽于鄉里始發于瑞州府君府君以循良之
政被于郡縣再發于公是以恩命渙頒既及其身又及
其先世君子以朝廷與之為非濫而林氏受之為非倖

可謂上下交得者也若公為人德學純懿士論推先達于宸衷遂由師儒之長特擢銓衡之佐寵用之秩方加未巳其恩命所及豈止一世二世將上及于三世乃巳則此録殆其權輿也乎公有數子其伯庭桂登鄉貢進士不幸早世其仲庭榻繼擢甲科能濟世美列官庫部修謹舉職恩命所受當續刻之併為林氏盛事云

題紹興瑞應圖後

嗚呼宋至中世其遭外侮甚矣幸而垂亡之際高宗嗣

位以少延國祚不然宗社之論不待瀛國公矣蓋召禍出於人其終不至於絕者天也謂高宗無功于宋人誰信之然而國土日蹙偏安一隅卒不能復祖宗舊物謂高宗有功于宋又誰信之吾嘗竊論其事高宗為諸王時豈有意于神器一旦禍變忽生為羣臣推奉得非所有出于望外故和議易成而忠言難進中興之功卒視漢世祖愧焉陸全卿侍御以家藏瑞應圖見示覽之信其事之出於天也蓋自古帝王受命必有禎祥固不必

怪此必高宗禪位後畫史追述其事寫此所謂出于天者若其出于人者則見于史傳人其肯寫之乎圖有十二各有賛詞不知作于何人獨其畫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畫者必能辨之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制策題後

舒城秦公為户部侍郎時以先大父郎中府君在洪武末科第錄三冊見示既為題其後今復見公天順初繼登進士所受制策題并所對策一卷而以錫宴歸第圖

繫焉噫百年來祖孫二世以甲科相承仕宦不絶而公又以清名雅操際遇明時比歲改吏部再拜南京吏部尚書有光于前人多矣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兩至宜興與克温翰林謀游張公洞輒為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願始遂因作圖而繫詩于後更為序引述其勝殊備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蓋雖未及游而兹洞已在吾

目中矣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周氏居吳城東委巷中予少嘗過之門徑清雅竹樹幽茂如山林間主人導予登堂蓋其家先祠也其扁曰崇本則以其先出道國元公祀以爲始祖而名也堂有記刻石讀之則故吏部尚書王文端公所作也惟宋道學之盛實自元公始然自營道望吳中不啻數千里何意大賢君子乃獨傳其一派于東南豈非吳中之幸哉自

武功以來子孫世以儒官相承予嘗識其一二項以堂記錄本寄示再為讀之慨然有感噫此吳中文獻之可徵者也其敢不書

跋宋賢四帖

右手帖四首富文忠公弼次李莊簡公光次樓宣獻公鑰而大慧杲禪師亦以宋人附焉文忠相業盛矣而元劉仁本已有跋語莊簡宣獻皆南渡以後人望也大慧雖緇流然嘗忤秦檜被謫亦僧中之英乎毛憲清修撰

持其鄉人所藏此卷見示聊記之

跋宋賢五帖

宋名賢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蹟也太宰林公俾寛鑒之謹記其後

跋宋賢三帖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覯字惟顒者既取刻本

翻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顒于先世亦可謂盡心矣

跋王氏所藏宋敇二通

惟顒家藏先世宋敇四通予嘗悉題其後顧其文多殘缺盖嵗久之理當然也此敇為淳熙九年其先曰大本者充兩浙參議贈其父中大夫者而殘缺盆甚然寸縑一字他人視之不足重在王氏為至寶矣此敇前曰董克忠等五人擬官後曰仰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盖

大本府君所受敕也或以其𦏺有妻安人陸氏語遂以為陸氏所受誤矣陸氏下有狀字豈大本以公事出因其妻告求據而行者耶

跋户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今年夏大臣一日致仕者四人而太子少保户部尚書周公亦與焉命下之後仍加公太子太保以榮之此則中貴人傳旨而本部移公之文也公既歸太原其子兵部主事曽謹録移文飾為軸懸之以侈上恩謂予與其

父久有僚契特奉以示盖公之去上不特加之官而已
陛辭之日復賜之敕以行凡所以為恩典者皆與他同
可謂盛矣然自公致仕一時留公者奏疏交上殆數十
人至今口語猶籍籍未已上念公久勞竟不忍留則所
以為物議者獨不與他同其亦可謂盛矣予既無力留
公敢因曾之請敬書于下特識感歎羨慕之意以復之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弘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京國子

祭酒一時巳為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蹟緦山中著書自樂絶仕進意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上深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命始勉就道既至諸生皆以為得師而士大夫則賀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咨文三通其弟業從之來取其詞翦貼成卷持以相示寛覽之非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上之得賢能用而式克欽

承之意又于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咨文者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寛押字蓋寛時佐吏部也

跋王右軍真蹟

趙光禄家藏二王真蹟予欲借觀巳久壬戌四月九日濟之携過園居時急雨初霽新暑翛然相與閲之真一快也

跋王獻之真蹟

米姓晋唐法書真蹟秘玩目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

為寶晉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况其精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真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

跋李貞伯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最喜交游然非其人輙怒見顔色不與接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今孫太常志同者葢非志同契合之厚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為人雖貞伯没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者歟

題東莊記石刻後

先侍郎府君治東莊時吾弟原輝實往助之府君既不幸即世而原輝繼亡亦幸有子奕稍長能守舊業以今宮保長沙李公所作記書屏間歲久漫滅請其友文徵明為隸古刻石以傳永久其于先志可謂能繼矣蓋府君之治茲莊固思續古之人然陶靖節不求自安之意至老不衰若原輝所以結屋種樹勤力于此又豈李衛

公愛惜草木以供玩好者耶凡為呉氏子孫皆當知之石刻成書其後以示壬戌五月十六日

跋鮮于困學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輙歎其妙若此篇槩亦可見蓋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書也都憲顧公示此因以諗之

跋盧彥昭遺墨

右紈扇絶句一首海虞盧彦昭題贈其鄉顧立中者彦昭在元季嘗從楊鐵崖游故其詞翰皆清雅可愛然生值兵亂更其家後遭多難遺墨散落幸立中家藏此因歸其曽孫用才用才傳其子志盧氏世業醫至志業益精志字宗尹以醫士選入御藥房供事讀書好文不獨以醫名蓋其先世所從來者逺矣予老多病藉宗尹旦夕療治既感之他日宗尹携此見示裝池甚謹又見其于舊物知所保重尤賢之遂為題此以識豈惟使盧氏

子孫知有先世而已且使邑人知有前輩其詩後題曰絲桐老人者盖彥昭自號也

題石勒問道圖

石勒嘗以漢世祖自許其英傑可想彼佛圖澄一胡僧耳見之為禮如此何其畀抑之甚也豈澄之術真足以動之歟然澄能起其子之死不能救其國之亡其術果可貴乎此圖寫勒問道能盡其態知繪事者當以為工雖勿論其事可也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小簡

論書者謂欲人品高嘗以是驗之可信故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松江人也在永樂初即以善書際遇文皇歷事累朝寵眷益盛一時館閣諸老若三楊公文簡黄公文靖金公學士曽公苗公皆世所謂名臣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公之書法固妙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公有弟曰民望亦以書至大理少卿子藻為中書舍人至是公没既久今皇上愛慕公書詢其家得公玄孫世隆特授

以官如藻俾司制敕如公蓋古今以書被寵眷者莫有盛于沈氏者也世隆去公四世能保守舊物嘗以諸老手帖數幅裝池見示竊歎區區片紙不滿數十字而前人清風藹然猶存然則世隆欲傳家學其亦謹于人品之間益思繼其祖德也哉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華亭陸悦道以醫名于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觀宋潛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為不受官蒙賜號處士而

歸盖其高致如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來能世其業至于今又得文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為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跋張東海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暹得之成卷公之子時行黄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盖公寫而未發者予欲取之因感楚弓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

之

跋芸窗父師集

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廸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廸為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令藏其詩二册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為讀

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

跋宋潛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太史宋先生所著義門鄭濂名解嘗見于潛溪集中此則太史手筆也太史之學其該博不必論其書亦清古有法若其後跋語數篇與所附名説皆諸賢親書亦未嘗一筆放恣覽之益增吾黨之愧

跋宋方二公墨蹟

宋仲珩舍人方希直侍講同生國初其書與詩皆世所貴重者也惟立吏部得其手蹟而聯為卷藏之豈非哀其先後以死有慨于中耶希直尤為人敢諱言故其名氏遂被剗去然甫百年則其長篇鉅什巳題刻于世而家有之矣

跋趙仲穆馬圖

予嘗觀唐陳閎馬圖歎其精絶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真能斷之至于牧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

又不止于雲滿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為文侍御宗嚴得之盖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予方病齒卧陳太僕明之使小僮持畫卷入廹觀之就枕展尺許即知為宋人筆不覺蹶然起稱賞至圖窮未已盖宋江貫道所作曽入元御府柯博士敬仲所鑒定

者也貫道之筆少見況其後有藥石林陳簡齋林希逸諸公題識益可貴重明之好古博雅此卷得所歸矣

書韋齋先生集後

朱子受學實出其父韋齋先生之命嘗歎韋齋臨絶之時知所以教子如此然無以考韋齋之學何如也前吳令鄺君既刻此編寄予始知朱子之所以為大儒者得于家學為多蓋遺書沾溉既足以成乎内而延平諸先生之教特助乎外耳然則欲知朱學之源流者此編當

與晦菴集並傳于世可也癸亥十二月七日書

跋朱文公三帖

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初提舉浙東力論台守唐仲友不職朝廷雖從其言寔忤時宰陰庇仲友之意自是先生遂歸且乞奉祠偽學之論遂起而先生棄于時者數年此三帖蓋皆與越中陸放翁者首在官時所發其二則既歸後發者為宫諭靳君充道所藏惟先生書札在集中者最多無非論治道講理學之語若此類固不得而

備載也然所謂杜門讀書畢此數年為上策自餘真可付一大笑等語讀之亦可以觀世道矣

跋明皇講易圖

錢舜舉舊作明皇講易圖為建安楊文敏公家物公與廬陵南郡二楊公俱有詩此則臨本也蓋公之曾孫今考功郎中旦追念故物不可見使繪士為之者而其詩仍錄于後于先世一物之微能不忘如此考功所以卓然有美譽于時而無忝於前人也歟

跋顔氏家廟碑

此唐顔氏家廟碑為魯公真卿撰并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于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孔延襲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廵撫陜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盖以碑額為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于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為完物乎况此額為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絶何可缺耶

跋元人墨蹟

元人自趙魏公而下書簡并詩凡若干幅皆真蹟而魏公夫人管氏一簡在焉自古婦人之書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者此幅雖不逮然亦可謂難得也已

跋劉寵一錢圖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劉寵之受一錢其平易之政可以想見若時苗晋犢則清而激矣然令仕者寧有晋犢之心雖一錢不受可也吏部郎中東河劉君博之

出為河南參政以所藏趙千里此圖相示博之向慕前賢其為政必知所慎矣

跋張樗寮墨蹟

樗寮在宋書名甚盛然好用秃筆作大字遂為後來醜怪惡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強效之其弊至于縛艸如帚以燥為工是真所謂醜怪者也

家藏集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舉人臣郭履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六
七

家藏集卷五十六

明 吳寛 撰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化九年歲次癸巳正月初三日甲午門生翰林脩撰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前國子祭酒方菴先生陳公之靈嗚呼先生而止于斯文章足以傳來世議論足以動當時節行足以為流俗之表學術足以為

後生之資凡先生之所以自立者固無容議而為一小人之中傷不待終日而足以去之蓋論先生者天下之公而去先生者一人之私嗚呼先生自信太過自負太奇寧墮乎人之計不愧乎天之知豈同舍亡金之難辨將遠附乎漢之不疑徒使學士大夫門生故友稱先生之寃者扼腕歎息至于泣下之漣洏覽昔童年登門求師孺子可教以朴以魯逮赴試于禮部擬卒業于經帷夫何覓之不幸而先生殃禍之是罹俄除名于仕版旋

託體于靈輀既驚而定有哭以悲幸舊學之未忘偶不棄于有司及大廷之對策何天子之寵綏原寛之所以致此非先生之教而為誰卧龍之山卜葬有期考平生之事行在墓道之當碑將乞文于知者維劉太常直筆之可垂亦有文蒙其光陞離行刻木以傳世維邱刺史精擇而無遺夫先生之為人固不待二者而顯然非是無以慰吾黨之思其餘不可以多及視寛之力所能者而即為緘詞遠奠薦此一卮嗚呼哀哉

祭葉侍郎文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六月二十五日戊寅翰林脩撰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鄉先生文莊葉公之靈而言曰嗚呼公乎國之名臣鄉之老師今則云亡還葬有期我有哀誄假此陳詞惟公蚤歲聰明內閑坦坦施施莫測其際人或無知謂公不慧既入鄉校乃登賢科操筆為文勢如懸河出其端緒所蓄則多歲在巳巳龍輿北狩給事禁中公也

畱後事宜可行章疏即奏凡所建白人謂何驟公曰國
事臣子之疢卒却彊虜都城如舊軍輿告病出參陜政
克贍邊儲士卒用命朝議偉之尋徵入之中臺有法付
公執之猺獞跳梁轂公南行挾我藥物救彼殺傷自掩
功能潛走猘狂嶺外單車漢之祝良猺獞既懷惟此玁
狁逐北之餘伺我蠢蠢有城有堡有庾有囷上谷之郊
制禦斯盡北門鎖鑰宋之寇凖公雖勞矣未可丏閑六
卿之亞名公而還以典三禮以統百官在帝左右大袍

高冠議論從容有闕彌縫國有外事亦復勞公黜陟南甸相視西戎嗚呼公乎貴顯莫逾臞然一儒如齊晏子不見有餘門無過謁家無蓄儲惟其好義振窮恤孤寤寐鄉賢希文為徒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芒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考以研碑文鼎銘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嗚呼公乎學識之長才德餘事有如不亡未見其止累朝眷顧寵遇寔隆没也訃聞震悼宸衷賜謚易名以示

優崇生榮死哀恩被始終凡民有喪匍匐酸辛有如我
公豈曰凡民鄉之老師國之名臣一觴跽進鑒于斯文

祭褚御史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癸卯朔越二十七日己
巳友人翰林脩撰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監察
御史褚君昌肩之靈曰嗟嗟昌肩昔登賢科名顯于世
矣而出宰大邑遽當乎長民之寄及擢憲臺身顯于位
矣而廵歷數州適兼乎校人之事安不足以酬勞樂不

足以償畏此固盡瘁事國者不以為意也今則一病浹旬醫莫為技舍館方遷溘焉永弃氣將絶而復嘘目不瞑而若視則亦以言為責者未得遂其志也容囊蕭條歛含無備僮僕扶棺哭殯于次雖行道者惻然況乎鄉里知舊不為之灑淚哉所幸不亡君尚多嗣樹立而興其後可冀具薄奠而寫哀託微詞以為誄

祭蔣元用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六月十日丁未翰林脩撰吳

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樂亭令蔣君元用之靈嗟嗟元用跼局淵宏渺乎其際羣居嬉嬉莫見明叡然而伸紙疾書滔滔不滯出其緒餘遂取科第場屋之間固已服其文藝至於小試治才寛而有制事既克集民不告癘則田野之内又皆沾其德惠也嗟嗟元用有胡質之清夫既常畏人知有陽城之勞而獨不為身計致一疾之久纏踰十年而長逝慨禄養之不終況恩封之如例故雖死而不瞑豈戀戀于斯世嗟嗟元用遺腹

有子甚秀而慧毋氏鞠之後尚可繼親老而能慰者在斯想其方長號而忽収淚也返葬于鄉冒暑迢遞何以寓哀致此薄奠

祭賀其榮文

維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丁亥翰林院脩撰吳寛謹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友解元賀君曰吳下之別忽經五年春試有期君來必先謂當一見握手驩然豈意解裝病已久纒館我半月寡笑與言言及此來利

名所牽吾父且老可緩一官今既病甚命也在天奉身
還家俟病稍痊終隱不出薄置田園吾時語君君尚南
旋仕路信勞拙性不便後當相從南陌東阡領此數語
天胡不憐人願竟乖遂隔九泉嗟君待我師友之間死
於我殯中情乃安或者不察驚歎而傳維昨禮闈吾濫
預焉拆卷填名寔多省元使君不死孰後孰先袍笏滿
街簫鼓喧闐乃有喪車蕭然道邊孤懷感傷出涕漣漣
扶護維兄步有呉船還葬于呉水道可沿剛正而文直

亮而賢其人如存有棺未遷今也則亡舍館寔梢觴豆在案往矣勿遄

祭李士英文

維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丁未友人安福劉震長洲吳寛致奠于翰林編脩李君之靈昨者柩遷城南吾二人適入試院不獲一送甚戀戀也今既事畢而出佛寺蕭然猶及奔走而遣奠也夫送死有奠送生有餞餞者有時而還奠者無時而見也嗚呼悲哉凡君之葬有志

有表庶幾乎生可以為傳也然則區區觴豆之意特寓乎知死之哀而不必其言之羨也嗚呼悲哉

祭亡弟原輝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兄右春坊右諭德寛遣姪奎具清酌庶羞祭于亡弟原輝之靈曰去歲九月送子于郊孰謂此別永不相見聞訃以來悲痛無已親友勸說豈能釋然子有厚德鄉黨所知知之尤深宜莫如我當壽而夭則莫知焉我仕于朝

一紀餘矣不墜家業以有子在今復何恃實懸我心子幸有男秀而可教議婚于朱其事已成日用之計周埸是倚撫教之恩諒不肯負因此薄奠畧陳數言中懷萬端豈能盡述惟昔長兄不及中壽豈意至子又損數年顧影孑然我獨尚在勢孤力寡生世幾時雖欲不悲亦不可得抱病來省子情已盡我繫于官獨何為情子病在身勸子少飲今則已矣盡此一酌嗚呼哀哉

祭周原巳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七月二十日丙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寛具清酌庶羞遣姪奎奕奠于故原己院判之靈曰自予别去屢得手札每言瘦軀二豎為孽其後一緘置此不説我意予病勢當漸脱孰知訃聞纔距兩月墨蹟宛然尚可展閲昔者之來豈遂訣别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飯或噎追思往時雅會不缺月夕花朝詩卷有跋幽憂之懷藉此慰悦予既南官尊俎且輟謂當還鄉此興終發今則已矣顧先我

沒子年不衰而位方達子名維揚而志尚鬱士行既脩

世澤未竭子于人間亦尚可活所為至此理不可詰維

予與我交親甚切凡子平生畧具墓碣亦有哀章和者

更迭馳此叙哀千古契濶

祭邵文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正月二十日癸酉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費誾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

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傑左春坊左

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吳寛左春坊左諭德林瀚掌國子監司業事右春坊右諭德劉震翰林院侍講謝鐸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馳祭于亡友中順大夫嚴州府知府邵君文敬曰嗚呼文敬生何所好世亦有之莫與君並君之于詩其視唐人則如賈孟冥捜極討思苦而清皆可以詠君之于書其視晉人不必大令博倣旁摹蹟麗而奇偏工草聖君初善奕坐客滿堂縮手斂競後始謂此非仕

所宜益務為政中心自許劇郡可居不惟簡靜彼不知者投之窮荒幾負才性後更東浙衆曰宜哉方為君慶到郡未幾矻矻設施民安吏聽詩書且置尚以奕為期必報稱惟志初立惟名方揚而身已病豈其心勞如昔陽城力不能勝凡人所遭脩短盛衰莫不有命而君于此獨預其短復違其盛豈非命耶尚復何言惟順其正君喜交游間訃以來遠莫賻贈眉目了然如見其人嗚呼文敬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吴寛謹以柔毛剛鬛之奠致祭于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公之靈曰公以易直之資高明之志美麗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獨得每訂定乎經書口有所欲宣悉發揮于文字信賢科之有人置詞林而得地今上之初進賢以類識公老成侈以禄位輟之宫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才猷實欲試

之政事四海之内方共仰其功能數月之間已屢避乎
名勢疏封竟獲乎陳請館閣遂專乎載記何信史之垂
成俄哲人之長逝惟蓋棺之後而士論始公况易簣之
時而令命亦治此可見其身之歸全庶不憂乎人之責
備令則䘏典既加復賜之謚出朝廷之殊恩為儒者之
極致獨惜乎當代之㷀許頓亡其手筆尚俟乎後世之
子雲或識其腹笥春雲在空黯然魂氣拜送柩車斯文
情義而回視乎一門之盛羣鳳聮翩莫不在乎喪次則

公亦可以無憾乃復為公一慟而收淚也

祭吳參議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同年友吳寛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雲南參議吳君文盛之靈曰君以廉慎之操精敏之才官事滿前談笑而裁昔自工曹遷于遠省俄遭内艱驥足未騁及茲服闋復來京師卧病旅舍骨立形哀僮僕遑遑溘焉就木有客入門奠弔而哭同年廿載下世已多如君之賢其人

幾何自昔有喪匍匐往救曷以寫哀薦此觴豆

祭徐文靖公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癸未朔越二十七日己酉諸生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寛謹以清酌庶羞馳祭于少師文靖徐公之靈曰寛昔居鄉稔聞公名及既入仕識公于京蒙不鄙弃歡如平生詞林多暇語輒僕更公位益高不自驕盈引進後輩藹如父兄道義之語至今服膺公之立朝惟恃忠誠巍巍黄閣高不間

朞百官盡職萬姓安生黙相之力天子仰成寵任之重
不替而增公曰可矣豈乏賢能引退未巳有疾忽嬰終
犍所請勢位巳輕公卿餞送殆空一城道旁嗟歎亦有
黎氓公之厚徳于兹可徵曷不留公長存典刑何奪之
速天豈瞢瞢殰于高堂南望宜興未能一慟中心怦怦
聊此叙述以洩私情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公自少年巳擢高第徧歴清階不以吏事及壯遒進憲

皇在位受知特深舊學有自欲付大任吏事卒試拔之
詞林用不以次今上之初以公是遺何以處之深嚴之
地乃職論思乃典内制乃預機務寵用日異公所禀受
清明之氣公能承載深厚之器大事在前從容暇豫身
任其難事竟克濟謂公才優實則密緻謂公量宏實則
謹畏忠言上摩厚澤下被輔德以成從欲以治補益則
多而力亦瘁曰病在躬疏乞休致息旨慰留莫奪其志
歸榮幾時有訃忽至宸衷惻然老成見弃特輟視朝旻

及贈謚卹典加等以報勞勩嗟今之人有望㝵致謂位不得謂時不值考公平生無所不遂朝士念公自相弔慰況也相從館閣契義撫棺無從徒發永喟薄奠遥馳惟寓哀思

祭文温州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日庚辰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寛謹遣姪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温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

制之分必有内外外與民親守令為最君兩為縣永嘉博平並有異政卓爾騰聲孰不名用君當稱首讒言阻之而君顧後太僕有丞丞實負予欽其施設困翼不舒君曰何哉莫非命吏馬政必脩以復故例列郡相顧惟循其常例卒不復吾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薦揚有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況也古温郡寄益難未至百里父老爭候借令載瞻如獲慈母興利除弊扶弱抑强或怨或詈吾身自當奏疏迭陳莫匪民事或

格或行吾力已至終欲引去自刻無能民則固畱身不可興嗟哉君子何命不淑季夏七日一逝不復郡失賢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屬縣奔趨競以財賻𠊱服纍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無取于人于此取之上累吾親君雖云亡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乎家理聞訃數月時一戚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脩短死生必有定命間有夢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復有墓文以慰泉臺

祭李時泰憲使文

維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辛丑朔越八日戊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同年友故陜西提刑按察使李公之靈曰偉矣維公早勤所務學于仲兄義同師傅並登甲科二鳳同翥公時方少奮翼莫禦乃駕使軺官簿初注乃入內臺曰為侍御出廵淮南外嚴内恕憲體凜然勢要是懼爭避遠之不俟言拒竟遭其讒從此而去去國數年萬里旅

寓居災荒中德業益樹終焉讒言莫勝清譽臬司屢遷
閩望愈著下無冤民如豁雲霧維陜以西古號天府控
制民夷得專一路救敝扶衰日坐公署力則已窮才則
甚裕起則何淹逝則何遽何天不遺何人不遇抱負大
才將安所赴仲兄在朝過時悲慕南遷司空欲臨其墓
凡我同年哀莫能助遥具薄筵便道亦附公其有知幽
夢當寤為舉一觴以盡平素

祭少詹事王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末眷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知縣王公之靈曰公當壯歲仕與民親惠政所及深得乎民三載告歸未盡其志宦業已傳而子已貴孰不生子貴如之何名重詞林豈惟高科再受恩封公正無忝高蓋横金安此禄養封典末已子佐文銓壽終于寢有訃忽傳帝念近臣何以為慰諭祭有文塋域是治凡此褒卹他人

敢希予侍經幄匪以其私考公終身備享諸福人莫不
嘐我無不足忝同鄉郡久託親交無由執紼縶官于朝
微言可緘薄奠斯致遥望靈筵寫此契義

祭侍郎徐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壬辰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南京
工部右侍郎徐公曰南望海虞壯哉為縣豈曰富彊實
稱文獻縣多故族徐有鉅人敎以義方公德維淳少登

甲科諫垣就列奏疏屢陳衮職補闕試以民事出牧大藩南北所至不求自安付以大任益盡其責都憲我官司空我職民終受惠國不傷財志行所學德副其才嬰疾尚微引去何速高節有餘衆望不足尚期召起以慰蒼生溘焉長逝惜哉老成遺言自畢德薄能鮮戒其子孫勿求卹典有臣如公天子忍忘何以上聞憲臣有章質直勤勞世豈多有鄉賢凋謝相弔而走吳山伐石宜刻褒賢無由臨穴致此惓惓

祭陳大玉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初二日庚戌同年友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大玉之靈曰公寓西陲早受家學抱藝入京多士與角遂登甲榜乃列戸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亦不即見迨擢大藩而事益練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静治劇以簡治煩工役大興惟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

方稱者一口名徹于朝三任莫久內臺之副為古中丞界以賦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外餉韓滉在唐國計有託夙夜籌畫尚恥素飡報國不足公亦有言生居邊方習見戎虜每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公者哀朝廷念公卹典不薄祭葬以禮有司奉若重惟故里在于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謹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死生永别曷得而親嗚呼哀哉

祭外母朱孺人文

維年月日季女壻翰林脩撰吳寬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外母朱孺人之靈曰寬昔委禽今踰廿年高堂登拜數聆訓言白髮垂垂德容儼然去之京師濶阻山川起居何如封書問安使者未及訃音忽傳嗟嗟孺人持行寔賢内助成家有赫門闌子孫森森美矣田園人匪富視惟義之全歲月幾何喪事連連悲傷既甚疾疹莫痊凡此情事墓石已鐫孺人于寬母道存焉啓殯有

期薄奠几筵

祭亡妻陳宜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辛亥八月初七日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以柔毛之奠告于亡妻宜人陳氏之靈與子相處三十餘年我困而亨子寔偕焉復來京師又踰一紀促我早歸無貪名位我聞子言中心然之豈料子病纏身益危言不即從子亦莫救所恨諸親不在左右送子歸葬斯言不忘繫于史事願復不償生不同

歸死實可惘言及于茲悲痛何忍予尚行矣我終乞身
臨穴而葬當共諸親予行無恐亦無我戀酒肴在筵非
謂遺奠嗚呼哀哉

祭韓夫人文

於維夫人幼有女德來嬪于韓寔為佳匹維都憲公有
武有文宣力四方為國樹勲閫内非人公能不顧顧則
縈心有勳昌樹公累進秩夫人與同龍誥在函遂沐高
封富盛顯榮孰不歆豔竊視其身自奉何儉公既不祿

儉德益加閨門悄然人孰敢譁嗟未亡人俄以亡報告哀于朝維子之孝昔都憲公賜葬有墳有詔合藏以從良人仍命有司諭祭維賻卹典所須爰視都憲静專勤慎婦德可評宜躋于壽宜享其榮都憲在鄉偉哉先達薄奠遥馳忝居鄉末

焚黄告先考妣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甲寅孤子翰林脩撰寛謹以潔牲醴齊昭告于顯考府君

顯妣張氏曰壬辰之春寛忝史職三載考最仰荷推恩封贈之典施及存没惟我顯考拖疾拜命既易冠服奄弃人間璽書繼頒不及親捧孤懷感傷未即奉告惟兹恩典豈寛自致追慕尊慈極其勞瘁以鞠以教克長克成昊天不弔先後弃捐禄養靡從痛恨無巳兹謹録黄焚于墓所伏惟尊靈祇奉休命音容茫茫悲慕不絶嗚呼痛哉

東莊奉安先考畫象祝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某日孫子寛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顯考脩撰府君東城之下先世所基嗟嗟府君寔生于斯迨長西徙門戶獨持每念舊業東望興悲乃脩乃復有年于兹樹有桑柳屋有茅茨有庭有戺有圃有池本原之地有大其規東莊自號用表孝思令者不幸溘焉弃遺靈爽長存没且有知眷戀兹地竟氣必之乃奉遺象張之堂楣着存于心如覩容儀凡此舊業不廢不隳曰維季弟肯構肯菑一觴陳告聊寫

吾私載瞻載拜涕淚交頤嗚呼痛哉

上京告祠堂文

維成化十四年三月六日玄孫翰林脩撰寬謹以牲醴敢昭告于四代考妣寬憂制既終例宜起復丙寅日吉巳卜啓行維是遠違不勝攀慕

告二代贈官祝文

維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六日丁酉孫吏部右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曰寬無所能忝

竊官祿寔賴先德始克致兹乃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三載考滿十二月四日荷蒙恩例推及其先顯祖考處
士贈吏部右侍郎顯祖妣韓氏贈淑人顯考諭德府君
加贈吏部右侍郎顯妣宜人張氏顯妣太宜人王氏並
加贈淑人及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感激之餘悲喜
交集謹具酒饌用申虔告

受誥祭告二代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孫

吏部左侍郎寛敢昭告于二代考妣不肖逺藉先徳垂
休于身叨佐銓曹倐經三載伏蒙恩例推及惟均乃于
今晨獲受誥命祖處士府君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祖妣韓氏贈淑人考諭徳府君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
侍郎妣宜人張氏太宜人王氏俱加贈淑人誥詞煌煌
並蒙褒美追惟先徳寔克承當謹録一通先俻焚燎家
祠塋墓自當轉行故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謹以酒
饌同用告

家藏集卷五十六